

貞觀政要

貞觀政要卷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論



貞觀政要卷第三

事類彙編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卒。子聿切。令。平聲。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不慎。無為後所嗤。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而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倖。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閭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  
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日。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曾音

煬帝令於士澄捕逐。

令。平聲。復同。於。如字。姓也。士澄名。為

隋將以魏  
郡降唐

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賊者二千餘人

並令同日斬決大理丞

隋獄官  
之貳職

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

勝平聲

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冤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遛不明

逗音豆。遛音  
留。遷延也。

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並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

平聲

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令囹圄

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恒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此舉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群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後同。不過二世而滅。

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閔。字子

淵閔損字子騫皆孔  
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

王深耻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

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

桀紂之君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

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

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

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

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

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

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

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

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亡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蹇以自正

蹇音蹇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

幾平聲

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

樂音洛

惡聞正諫

惡烏去聲

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

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叔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良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強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四皓為輔。賴以不廢。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况陛下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即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即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

齊君名小白。

與管仲鮑叔牙甯戚

三人皆齊相。

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乎。

為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人。叔牙奉觴而起曰。

奉音捧。

願公無忘出在莒時。

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為之傳。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

桓公立。謂魯曰。管仲。讎也。請得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迎受之。及堂阜而晚。枉棹。鯉魚長尺半。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從昏飯牛至夜半。公遂召之為相。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按通鑑十三

文泰逼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之。遂降。由此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為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

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王授受之際。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音墮。虞書皋陶賡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夫君

臣相遇。夫音扶。後同。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音旅。外竭股肱。和若鹽梅。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固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固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

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

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

姓。尹字也。伊尹名。勝。音胤。垓。音該。伊。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華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華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

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華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

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齊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

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

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禮記稱魯穆公問於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禮記稱魯穆公問於。

子思曰。

穆公。魯君。名顯。子思。孔子之孫。名伋。

為舊君反服。古與。

為。去聲。子。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

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陞。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禮檀弓篇之辭。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難。去聲。後同。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疏。平聲。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

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亡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

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

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

為已亡，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

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

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

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

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群臣當

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隣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並立

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

處上聲。

為任重矣。任之

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

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

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

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間。

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

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

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

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

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禮曲禮篇之辭。

若憎而不知

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

詩小雅巧言篇之辭。

然則古人之震

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

長音掌。後同。

此非唐

虞之心也。非禹湯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

荀卿子

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

曰。君舟也。

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

故

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

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

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

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恒。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字。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